

夜深,我睡得蒙蒙眈眈。恍惚间,听见有音乐声,我觉得我在做梦,翻了个身,继续睡。那可音乐声越听越清晰,越听越熟悉。那是我的手机铃声。谁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,还这么急?我睡意全消,惊坐起。顶着屏幕刺目的光,眯着眼睛,来电人是父亲。一瞬间,我闪过千般念头。

我惴惴不安地按下通话键,小心翼翼地问:“爸,出什么事了?”

“嘿!小玲呀,屋里昙花要开啦!”电话那端,父亲喜不自禁,全然不知他的一通夜半来电,把他的女儿惊得像只炸窝的鸟。

哦,也行吧,我想。老父亲深夜与我共商养花大计,总好过家里打实地有事。

父亲种了几株昙花。有一年夏天,我回老家,见到屋角花盆里的昙花,就期待能遇上昙花乍现。只是昙花遇世而独立,不为外物所心移。

父亲算不准昙花某年某日开花,他说参考仙人掌,仙人掌花就是白天的昙花。屋角泥堆里长着几根仙人掌柱。仙人掌生得狂野,一口气也不歇,直接到二层楼顶。大冒过后,仙人掌宽厚的掌心冒出十几朵白花,那花娇嫩的容颜,自然惹人怜爱,勾得行人走出三米远,眼睛还留在花上。可惜我在老家时,总不巧,一次都没碰上昙花开。

父亲挂了电话,转手打来视频通话邀请,他向我直播午夜昙花开。画面中有一条花瓣一点点翘起,缓缓地脱离花骨朵。我感觉等了许久,那一条花瓣才完全弹开。一朵昙花有二三十片花瓣,我有点不耐烦,想到明天的工作、明天的事、明天的人,但又不想败坏父亲的兴致,我看得走神,不由得想起十岁时。

那年,父亲在飞云江边盖了三间两层楼房,附带框了两个大院子,后院种植九株橘树,后院铺上葡萄架。父亲不知从哪里搜罗



女儿要出嫁了,红色的陪嫁箱里放什么,成了我一段时间老在思考的事。婆婆和妈妈的话是必须要听的,我嫁女儿,于她们俩来说,嫁的是孙女和外孙女,老一辈有老一辈的风俗。一小捆红丝线,缠缠绵绵,千里姻缘一线牵;一把好看的木梳子,梳理人生,舒展未来;一双红筷子,成双成对,快快乐乐;红枣花生桂圆莲子,四种干果混装一袋,事事如意,早生贵子。

见到有刚嫁过女儿的同事和朋友,我是各种讨教。一同事说,嫁箱里要放现金,还要换点美元,箱子要重,让人觉得有货。一朋友说,箱子四个角落要放一样重的东西,寓意四平八稳。我们有什么值钱的东西,可给女儿呢?记得多年前,我曾为她打印总结过一本册子,选出来的文章,都是她初中三年期间写得较好的作文,有的是被老师

来小花小草,填满院子的角落落落,还不让围墙闲着,把黄花草(萱草)插进墙头。夏天,黄花草修长的秆摇晃着饱满的花,祖母只要轻轻踮脚,便可轻松摘下一朵,用满墙的黄花草做成一道菜。夏天的葡萄和秋天的橘子个头小,有点营养不良,花草倒是野蛮生长,四季冒出绚丽的花朵。

“啧啧,花真好。只是这么大的院子种些不当饭的东西,可惜啊!”“你家的黄花草能当菜,还不错。”

后院朝着大路,葡萄架下有口水井,水很清冽,村民每天来打水,他们总熬不住对院中植物评头论足。种些瓜果蔬菜,养些鸡鸭鹅,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人家房前屋后该有的模样。

几十年岁月侵蚀黑砖灰墙,院子变得沧桑,老旧,好像每个砖缝里都藏了故事。不过,花草照旧欣欣然。父亲日益苍老,腿脚不太灵便,看到院子里杂草渐长,不像以前会马上清理。前年,父亲动了手术,思维常断片,叫子女孙辈名字时,会依次带出好几个人名字。只有跟父亲聊天,讲他种花的故事,那种葺弄花草时的生气劲才会回到父亲身上。

过年我从杭州带回二十几株小蝴蝶兰。父亲站在后院门口,见我们搬出丛丛艳丽小花,他很意外。形状、色彩迥异的蝴蝶兰被整排摆放在几级台阶上,恰似群蝶翩跹。父亲依照花株形状选择花盆,客厅摆几株,餐厅放几株,桌台排几株。过几天,他给蝴蝶兰换了位置,家中有客来,还跟客人琢磨起花朵。

“一株三十元,太贵,以后不要买。”离开老家,父亲特意叮嘱我。三个月后,父亲在电话里说,还有两株蝴蝶兰开着花,不知花农怎么培育出长花期的,他正研究让花已谢的蝴蝶兰明年再开花。

不知过了多久,我才回过神,只见昙花刚刚打开第三条花瓣,堪堪露出了白瓷般的小半张脸。

人岁时处处都有花

当作范文读过的,有的还在报纸上发表过。每篇文章后都配了插图,这些图也是女儿从画作上挑选出来,并按文章的意思配上去的。

书名是她爸爸取的,“序”也是爸爸为她写的。爸爸在序里写了她出生的过程、为她取名的经过,最后还写道:“女儿,你的这些所思所画,都是你纯正的内心独白,初露的思想锋芒,真实的成长步履,看着你每日里专心伏案习作的样子,看着窗口那串精细悦耳的风铃,于是我想到了《风铃的歌唱》这一书名。”书的封面也是我们自行设计的,署了女儿的小名。封面下方写着“家庭出版社”几个字,那时正值女儿十四周岁生日前夕,我写了一篇《妈妈的生日祝福》作为后记。

每去往一地,人们总想找到那个地方的河流,跟着河水走上一小段,或河边盘腿而坐,无所事事。好像只有来到河流的身边,看着河面荡起的涟漪和水花,才算真正实现与这个地域的亲密接触。

每片河滩上都躺着数不清的石块,人们看见时,它们已经在那里了。纷至沓来的人不断捡走石块,但河滩上的石块丝毫没有变少的迹象,似乎白天捡走的东西到了晚上又会自动还回来。

大地之上,石头之谜是我未曾参透的几个谜语之一。我们抵达内蒙古边境小城二连浩特的当晚,便被告知在河边可以捡到玛瑙。哇,玛瑙,眼前立刻浮现宝石闪耀的光芒,好似传说中某座关闭已久的宝库的大门正在此地缓缓开启。

达布森淖尔湖是离我们酒店最近的湖。越靠近湖畔,越是无路可走,也可以说到处都是路,任谁都能走出独属于自己的一条。中巴车冲到沙地里,轮胎险些陷进去,不得不“吭哧吭哧”地攀爬,沙粒击打车窗的声音“啪啪”作响。此地是中蒙边境的盐湖,沙地上铺着白花花的盐碱,属于海边滩涂的气味随处可闻。那些温润、细碎的石子就躺在不远处的草地上,牛羊也在那里,还有偶尔飞过头顶的鹰——它们飞得太高,就像蚊子或战争年代的飞机,不断变化排列组合。玛瑙到底在哪?无人知晓。我们只有将脚下草滩上的七彩石子当作玛瑙,一行人俯身草滩,目光凝注在细碎的石子上。

我们俯身捡石块的场景被人拍摄下来,构图很像米勒的画作《拾穗者》。脚

开,世人总感叹昙花转瞬即逝,可惜却已无心等待花开,毕竟等待花开毫无意义。等,花会开;不等,花也开。

父亲淡淡地絮叨,混着夜风,我似乎借由一方小小的屏幕,于星空之上遨游,穿越千里,回到老家,在屋角和父亲一起见证昙花的“花生”。昙花是小小的一盅白瓷,伶伶俐俐地,像朵月儿挂在枝头,月光落了我满怀,我心澄澈如空镜,不染尘埃。

现代人的生活像被紧了弦的玩偶,过度紧绷,过度高效,过度消耗,时间如沙金,稍有松懈,便觉得自己空耗生命,仿佛今日之放纵,便是明日失败的伊始,我们总担心明天,担忧未来,渴望一切事物都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,但或许,人生的意义就是快乐,快乐大多来自这些貌似没有意义的东西,至少此刻我获得了久违的宁静。

今晚,我不想把目光放远,就停留在等昙花开的当下。

想到这本书,我的心中有了主意,马上着手,将女儿上高中和大学期间的一些随笔整理集。我还写了一个前言:“愿善良的你,眼里有片海,心里有束光,一路小跑,收获一个更有爱、更善良的自己,跑出自己的繁华人生。”这本同样用“家庭出版社”名义出版的书,与上本书不同之处,这次署了女儿的大名。书名出自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《梦里有白莲》。

婚礼前夜,我在万般不舍和深深的祝福中,将这两本书,放进了女儿的嫁箱。我拉着女儿的手说:这两本书跟着你去婆家,它虽不能与钱相比,但分量同样也是沉甸甸的,因为那是爸爸妈妈对你深深的爱。也许女儿现在不一定感知得到,但多年后,当她步入老年,或者等我们离开了人世,再来看这两本书,我想,她一定会热泪盈眶。

## 石头与记忆

草白

下石头在我们手中和兜里不断汇聚,有些被双手摩挲过后,又轻轻地放了回去。偶尔抬头时,我看见常玉笔下交颈而立的

双马,它们倚靠在一起,眼神温柔、清澈、深情。马是多么优雅和体面的动物啊,据说连睡觉时都是站立着的。盐湖已近干涸,这里也不再是河滩。或许曾经是,不然青草和卵石怎么会会长在一起,还有像福建土楼似的蚁窝,蚂蚁挪动油菜籽般的身躯从里面爬出来,蚱蜢和蜥蜴在使用这颜色,让人难以察觉。两亿多年前,这里还是恐龙出没的地方,大海与戈壁,平原与高山……在时间的暴力下,一切都是可以互换的。

那天离开时,每个人都怀揣数量不等的石块。每颗都如此温润,好像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它们会变成玉石、玛瑙甚至翡翠。我相信只要等待的时间足够久,事物之间的转化一定会发生。但它们在我们的口袋里还没被完全焐热,就要悉数交出去了。此行,我们的目的地是蒙古国。导游告诉我们,边境检察官若发现行囊里有石头,我们会被重罚。他们认为此国的石头不能带去别国,此处的石头不能带去别处。所有的石头都应留在产生记忆的地方。

怎么不早说啊?我们扼腕叹息,进入出境大楼前,不得不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石块,将它们扔入塑料袋里,扎紧,再塞到黑暗的垃圾桶里。每个人都将口袋搜刮得干干净净,一粒不剩。那一刻,我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捡过任何石头,它们依然留在那片旷野里,和青草、蚂蚁、蚱蜢、蜥蜴,和别的石头待在一起。



采草药是极富意趣的事。即便上了年纪,读到“言师采药去……云深不知处”的诗句,看到视频里仙风道骨的采药人翻山越岭、云里雾里时,依然无比向往。

那多半是在秋后,“双抢”结束,棉花还没开摘,田里不忙。老人就带着我们屁孩采墨旱莲、蛇床子、益母草等。带屁孩去有好处,祖孙一起有个伴,老人一路上絮絮叨叨,屁孩问这问那,把草药、野草等名称记在心上,天伦之乐浓液;老人脚步慢,而小孩眼

## 七夕会

孩子们都情愿干这事,一则因为那时大队有合作医疗,草药是农民治病的必需,有了草药,抓药免费;二则草药除了上缴大队合作医疗外,余下的交到中药店,钱虽多半交给家长,自己总归也能得几个小钱,可以买洋泡泡、玻璃弹子玩或买棒冰、腰羹解馋。

太阳斜照时分,已收获满满,于是找个树荫歇脚。凉风惬意,远眺平野。棉花开了,一朵两朵,白得耀眼。田埂上的芦粟,籽开始发黑了,在秋风里摇曳;白胡枣熟了,风一吹簌簌掉进河里。那些都可以解馋。乡下俗话:吃露水里的东西不算偷。于是,不管谁家的,你去摘便是。运气好的话,还能找到塘边间稻

上上周有位从海外归来的老朋友约饭,相约周末之夜到梅园路上某酒家坐坐,在下欣然赴约。手机地图提示我坐地铁一号线,到汉中路站下车,再步行500米就到目的地了。

在我昔日的印象中,梅园路临近恒丰路、共和路,隶属老闸北地段,以“跑新闻”时经常路过,不是去采访天目西路社区的“开门七件事”,就是去了解铁路上海站的春运情况……但我感觉梅园路徒有虚名,周边大都是“七十二家房客”似的老弄堂,拎煤炉、倒马桶,挺累人的;沿街店铺不乏烟杂店、水果摊,烟火气十足,却无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梅园意境。

周末傍晚,我走出地铁站,放眼望去,四周皆高楼大厦,小马路拓宽了,老房子动迁了,沿街的小吃店、水果摊没了踪影,当年老街痕迹犹如被神奇的橡皮擦得一干二净,我顿时没了方向。我掏出智能手机,欲借助手机地图来寻找某酒家方位。

手机地图上的光标却跟我“躲猫猫”,光标时而往上、时而向下,箭头时而往东、时而向西,搞得我晕头转向。我不由自主地越过恒丰路,走到共和路上,又拐进了路面不宽的普济路,七绕八弯就是找不到梅园路。此时下班高峰时段,沿街商务办公楼里涌出了不少帅哥靓妹……望着年轻人群的背影,我体会到何谓“代沟”——当年走街串巷“跑新闻”时轻车熟路,如今居然迷路了!

就在路口等红灯时,我拦住一位快递小哥问路,他扬了扬手中的智能手机:“你就跟着手机导航走呗。我刚从外地到上海,从早到晚离不开手机导航。”他话音未落,瞅见路口绿灯一闪,一溜烟地跑远了。我却傻愣愣地在原地打转,打量着四周的宾馆、写字楼都高过了国际饭店,玻璃幕墙内灯火通明,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竞相生辉,街面上车水马龙,哪里还有昔日“穷街”的痕迹?我站在十字路口,迷路了,总有点沮丧。

刚刚被快递小哥奚落,不好意思再向旁人问路,我只得求助于手机导航——先确认所在位置,再找准前行方向,听着语音导航,越过马路、穿过楼群,总算找到了梅园路。某酒家并非单门独户地开设在马路边,而是“躲



在一幢很有气派的商务楼里。此时,约我餐叙的朋友早已等候多时,迟到半小时,我很是歉意,连声推说“周末路上堵得厉害”。

朋友心领神会地为我解围:“这几年旧区改造快马加鞭,老闸北、大杨浦一带旧貌换新颜,两年不回上海就会感觉既陌生又新鲜,说明城市富有活力啊!”这番话说得我心悦诚服:“阿拉现在所处位置就被称作是‘不夜城’,早就不是穷街陋巷的‘下只角’了。本地居民若是一年半载不去老城厢、新社区转悠,再去一看就会倍感日新月异。”此时,我心里甜滋滋的:“迷路”的感觉也挺好!

生的西瓜、菜瓜,当然基本是半生不熟的。这些草药,在太阳底下晒上个把星期,场地上就会有一股浓烈的药香味。我们也该开学了。报名那天,屁孩们驮着一大捆草药,上缴给合作医疗,有的交到镇上的药店,换来的钱去交报名费。

时序往冬走的日子,往往是采掘虫明子、栝楼的时候。决明子长得很疯,一见就是一大片,它的荚如小船,实如绿豆。一枚枚采撷下来,放进花袋。栝楼俗称杜瓜,它的蔓顺着篱笆、树梢攀缘,挂起高高的灯笼。

更似一枚枚橙子。它的皮晒干入药,它的籽粒可以炒了吃。栝楼的根叫“葛根”,碾成粉末后用开水一泡,像藕粉。但挖葛根是力气活,非壮劳力所不能。

如此经年,我们不仅学到了许多草药的知识,也知道了许多乡间草树的名称。但乡间的草树太多,特别是草类,永远也认不全,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。正如农谚说的:读书人识不完字,种田人认不全草。有时割草割破了手,于是用墨旱莲捣成汁,覆在创口上,血一会儿就止住了。夏秋间流行赤眼病,家长就用决明子煮水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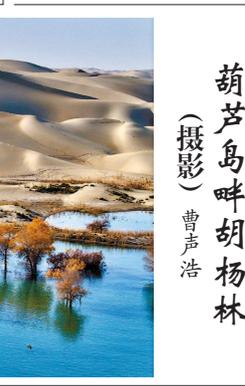
当然,采草药除了植物,还有像蚯蚓、癞蛤蟆等。蚯蚓剖开晒干卖给中药房,称作“地龙”。春耕季

欣迷路

欣迷路

胡芦岛畔胡杨林

胡芦岛畔胡杨林



胡芦岛畔胡杨林

胡芦岛畔胡杨林

胡芦岛畔胡杨林

胡芦岛畔胡杨林

胡芦岛畔胡杨林

胡芦岛畔胡杨林